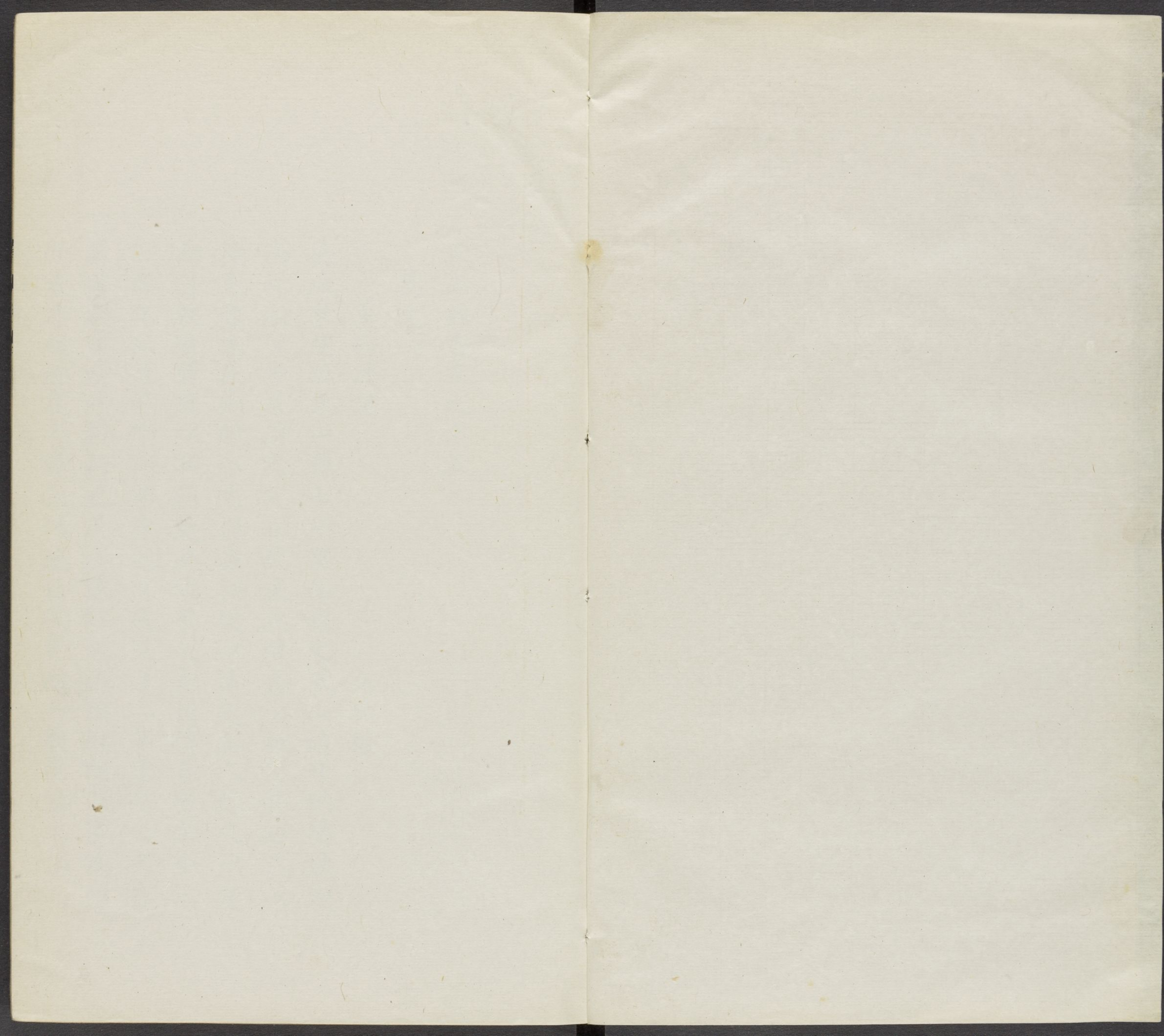


7

T 3205/2102.78



崑山縣志卷之十五

藝文

五和塘記

五與權

吳城東圍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
南止滬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激以軌突廢田民以
鰥魚鬻其民病賦入之侵盡相從以通役姦人緣之以遂
劫行旅適鹽實以自利免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
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
蘇嘗與中責人按行之邑人陳珪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
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隄絕其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

崑山縣志卷之十五

集文

至和塘記

丘與權

吳城東圍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
南吐淞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田民以
瀦魚鱉其民病賦入之侵蝨相從以逋徙姦人緣之以邀
劫行旅通鹽賈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
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
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
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



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
患乞置官司以畎洩之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
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拏荒梗浮傾沮訊其
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請
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
民所愁苦蓋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簿始陳五
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野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
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期約故制役民以興作
經費寡而售效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
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叶從於是列而上聞

其副以決於監司乃誠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餼薪既成
以授有司郡相元君實總之粵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
以遏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畚鍤所至
皆於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霾迅雷以雨乃用牲于神至
癸巳夜半雨息逮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為有相之者
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纔
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纔四千六百八十石
為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菱蒲芙
蕖稱是計其入以為修完料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
鰻鱧讓治新洋江自朱瀝至于清港治山塘自南山至于

東浚諸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讓皆通而及江田無洿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閘用柏合抱以為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閘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耆舊莫能詳之嗚呼為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縣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於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記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權實區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為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於乙未亭

重修崑山塘記

鄭霖

至和塘自郡城東屬于崑山亘七十里北納陽城湖南吐

淞江舊名崑山塘至和中調民興役始成故以年名詳見丘與權所記淳祐中魏峻復修之天一生水水行乎地中治之存乎人自排決䟽淪載於書於是五行以陳六府以修厥後河渠溝洫皆有志所以著因革明利害非徒紀述而已吳為澤國三江所匯脈絡貫通為湖為浦為堰為梁皆順水性之宜以便人之居者行者自城之婁門至崑山七十二里塘曰至和南吐新洋江北納陽城湖又有沙湖鰻鱺湖介乎東西之間唯亭以東三十六里隸崑山西三十六里隸長洲支派連亘澱山湖吳淞江接顧迳黃泗浦以達于海自駟馬橋至金潼橋乃新洋江陽城湖兩水交

擊之會自黃墓頭至夾潮塘凡七里民並河而居潮水往來淤泥易塞考之圖志厥初水勢澎湃瀰漫茫無畔岸行旅病涉田夫病耕自唐歷本朝至和三百年間接續用力經營始就水有所歸澤者蓄之淺者浚之岸以通乎衢堤以捍其衝橋以續其斷塘成名至和紀以年也然自至和以迄於今又二百五十年雖舊跡尚存奈何修治之功不加故狐鼠憑恃乘其乾涸攔截作埧遇有負載邀阻四出非復由行之舊則不從新洋江出吳淞江斜塘以至葑門必自明水港鰻鱧陽城二湖取蠡塘港以達婁門嗚呼艱矣哉颶風急濤不惟有葬魚腹之憂陰霾蓄盜又有罹鴻

網之患方泉魏公峻以發運節領郡披閱獄訟莫此為甚開藩半載周詢民隱審所欲惡知其尤無良害民者乃遣官吏相度便宜復至和舊矩自界牌東至崑山駟馬橋凡二十七里計三千四百二十一丈三尺西至戴墟浦計九百五十四丈又自墓頭黃至夾潮塘七里計九百三十八丈五尺鑿淺通窒障狂植潰潮入於真義曹涇兩浦則捍之斷港無壅始於季春而成於孟夏富民爭出財以助工官無重費不越四旬而竣事公又慮港汊紛錯盜夫潛影鹽賈借逕以萃淵藪又於修葺之暇自涇橋至於陸涇港凡三十二處立柵三層防築堅固禁不踰越共闊一百六十

崑山縣志 四
丈六尺用椿木長短一萬一千七百四十根橫攔柵木五百八十八丈四尺是役也約前後工費出於民者不計出於官者錢二萬二千二百緡米一百一十石有奇是皆增至和塘之未有興於農時人不為病助以眾力人不為擾可以想輿情之所共趨不以役我勞我也昔霖作邑嘉定詣府白事經從數矣目擊其害慨然欲為厄於位卑而不能為逮今將常平指職所當為又奪於所急而未暇為偉公之敏於有為而功成若無所為尤人之所難能者昔主簿丘君與權之記此塘有五利便舟楫闢田野復租賦止盜賊禁姦商非虛語也自非有賢侯相望後先果孰任其

責邪以時計之前乎有唐以至至和後乎至和以至於今人免乎登涉之險其間皆可考而知也夫因利致利者不可無憂民之憂者未嘗乏何其歷年之久曾不多見邪庸詎知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勇不足以行之天下事功之不立豈但一塘之利而已哉愧予之未能幸有如吾志故書之以示來者云

新開塘浦記

范成大

隆興三年淝河以西郡國七大水吳之屬縣五崑山為甚長老之記以為三江具區占揚州地勢最下是為東南水之所都其東地益下為崑山又東愈益下海也故崑山常

受三江具區之委以入於海其野甚平而苦於霖潦時至則水多高居必以衡塘從浦疏淪四出然後民得污邪而稼之今歲久弗濬塗泥滿溝夫地愈益下而脈絡壅底則其沈瀆獨甚於它邑固宜明年春二月民大飢且疫皆仰哺於官河陽李結次山適為其邑長思念水利未修則水害亡終窮也按農田令甲荒歲得殺工直以募役乃飾供上之羨若勸分所得為之糗糧靡履畚鍤號召前仰哺者一時麇至濬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濬塘三曰郭澤曰七了曰至和五旬而告休用民之力役凡十有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靡緡錢萬一千二百有奇

稻麥以鍾計七千七百有奇而官儲不知公徒無所與焉余時備史官次山使來丐書以為記余聞其土水患舊矣閒者朝議屢欲遣使發官錢用諸費以從事論議藏有司充屋卒以事大重無敢承命者次山獨能羣餓羸之餘嘗試之其績已不可揜後有來者逢年而有餘力必且思前人之意彷彿其緒而緝之隨水之變而為之埽將終古無後艱此予之所以欲書者飢疫之烈也迺緣數十縣見大夫錯立其間左奉食右執飲嗟餓者於路窮日力且弗給方是時人其敢以從容脩廢望其長哉有能賈瀕死者之餘力以舉是役君子謂之賢勞而黜然無傳僅與不為者

崑山縣志
相絕如毛菴耳事固有屈於一時而伸於後此又余之所
以欲書者所謂至和塘者是姑蘇道也異時舟行財一長
亭輒膠則折入其旁湖泖以達于郡盜區寒荒亡以衛不
然遇禍不可勝計今雖暮夜猶肆行塘中如過舟枕席之
上憧憧者身親蒙其利不可誣餘雖在絕遠僻陋之濱以
一至和之親見足以信其餘之可傳此又余之所以遂書
而不辭者是為記乾道元年十二月一日

崑山縣重濬十河功績記

吳瑞

崑故澤國也鍾三江五湖之底其西納東吐晝夜不息寔
藉支川眾瀆有以分殺其勢也苟疏淪之失宜則瀦積不

流有入無出若盆盂既盈潰決汎濫禍延鄰國匪直為一
邑之患而已昔之治水者往往致詳於崑亦有以哉弘治
戊午江右傅公以冬官郎中奉勅治水中吳公清材遠識
博學而能文其視大宗伯體齋先生為伯兄世稱大小傅
先生云行縣至崑視崑之支流雖聯絡交錯而整然不亂
深嘆前人經畫之精以為不如是則邑無寧歲矣然通則
利淤則害其得失是非瞭然易辨將欲大修水土之利於
崑而崑民方脫水患之餘呻吟甫息生理未暢苟簡目前
憚於動作因集父老子庭反覆開諭民始曉然趨令乃飭
有司經理財賦調役授地卜日而即事焉浚浦四曰大虞

浦曰大石浦曰徐公浦曰顧浦浚涇五曰斗門涇曰羅莊
涇曰尤涇曰橫涇曰黃昌涇浚塘一曰至和塘其深闊丈
尺視舊加倍復崇其隄防以絕旁啣工給以直不以官使
故畚鍤之興歡聲如雷共用夫若干萬人錢若干萬緡始
事於弘治戊午十月歷己未庚申十二月而十功告成蓋
役止於農隙以最後畢工之日為斷也董其役者知縣徐
侯璵縣丞楊侯孟琦而總之府判陳侯暉三君體悉公意
程督固嚴而保愛之仁未嘗不寓於其中公則單騎往來
旌勤勵情提其宏綱罔有遺漏惟茲十河利博而害亦大
故治之當最先其它川瀆關涉稍緩分命旁近協力拯濟

務俾通利若湖川塘地屬太倉當崑下流距海密邇崑嘗
為其浚助故記亦見之公尤嚴盜河為田之禁重其罰而
悉奪其地還之官雖有請佃之說亦閣而不行矣三君以
公成績為崑民百世永賴相與伐石徵予文為記予嘗讀
文正范公書有曰吳中水患昨開五河洩去積水秋望可
期是知治水要訣在河也復讀文穆范公記文有曰崑當
具區之委必使縱塘衡浦疏淪四出然後民得而稼之又
知浚滌為治水急務也公於崑之十河獨加詳焉將無小
大一惟浚滌為務其亦二公之見歟治甫三載連三稔百
姓自輸恒賦外足以仰事而俯育室家相慶飽暖卒歲固

天運之有常亦人謀有以勝之也即一邑而七郡可類推矣曩予亦嘗承乏理北河事尋以病免蓋北河以漕事為重恒苦水之源不繼法治嘗先源而後委吳中以田事為急惟慮水之委不洩治法嘗先委而後源南北不同故疏治亦不能以皆同茲當執筆記公偉績仰止丕休徒興執鞭之嘆若公者可謂不負聖天子付託之重者矣竊於簡末附已見以為欲知河事者告焉

斯文會詩後序

黃雲

崑山自昔稱望縣風俗之厚冠七邑以皇明先輩事之厚者言之秦文仲為文贈友譽之稍過殷大章盧公武遂與

絕交尚書余公茂本既貴見鄉人恒以名自道陝西廉使王公俊伯至自京縣大夫請宴公赴鄰翁之招曰縣治具易隣貧吾享其誠呂知州克明子旦任按察僉事祭其先告曰兒如以利自污雖三牲九鼎其吐之如其廉溪毛孟飯亦享也龔大章代父給事公補黑衣之列既老歸鄉思舊君言及輒悲泣葉文莊與中公差至蘇即買小舟歸謁親友舍車而徒張副使節之每陞官過家必祭其授經師委巷小家屈趾過門致殷勤焉士大夫稱呼必以字行坐必以齒後輩於先輩稱先生有工作不役鄉人正統天順尚然此雲所聞見者成化中先輩致仕及隱而賢者肇為

雅會厥名斯文焉會凡十有五人人各賦詩繪圖而系之序則雲先師沈誠學所撰諄諄以始終善道革薄從厚為訓凜乎斧鉞之臨其為風俗慮也遠矣後數十年諸先輩相繼考終惟大理寺正夏公德聲獨存歸然如魯靈光復圖於卷錄詩若序以藏示雲俾題其後嗚呼諸老逸駕已邈乎不可攀矣瞻拜之頃衣冠儀度儼然如在今繼而為會者二十有六人所謂始終善道革薄從厚者尚引而弗替可也雲於先達皆書字俾後有所考禮以字易名而不諱者本周制亦史法也

崑山縣公館記

陸容

崑山東嶽廟初自宋乾道癸巳迄今三百餘歲矣嶽神具帝王冕服儀衛甚都兩廡肖俗所謂地獄鬼物獰狰可怖民甚惑焉每歲春三月愚夫婦投業奉香火者累旬街巷填委至不能行有司者莫之誰何也大明弘治庚戌知縣事楊侯毀其土梗改飾其室宇以居寮佐之分理公事者鄉縉紳王元吉朱希仁來告曰前時縣丞簿治事縣庭集里胥譁塞如市縣令苦之每假佛老之宮居焉今楊侯是舉上下稱便幸為記之予惟繕完解宇令之常職若無足記者以侯之毀淫祠而為之記之可也古者天子祭天地望秩天下山川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

其先制度有截不敢瀆也後世禮樂廢缺鬼神瀆亂以天子而祠竈以諸侯而卜郊以大夫而旅山川以士庶而祭非其鬼無福之祀蓋不貲矣觀懷英之所毀魯望之所碑江南尚鬼勾吳為甚而東嶽之特尊於人蓋自秦漢封禪始唐宋以來踵之至尊之號僭擬昊天又名行宮以愚聾瞽於是偏州下邑無處無之瀆禮不經至此極矣元虞伯生文人巨擘也其記撫州路東嶽廟有云邈乎南邦泰山之雲蓋有瞻望弗及者而精神流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薦腥血其出於憂民之意乎此誣其心以伸其說而徇人情者之言也君子謂有高才能文章為不幸伯生其不免

乎夫淫祠之宜毀人孰不知而能果行之者鮮矣吾聞初毀是祠役夫懼不敢前侯手執巨斧率先擊之若糞除然無少靳色且毀其像而存其宇俾聽政集事如工居肆有定向焉材不費於公力不勞於民而事以就緒是亦所謂無前之績也侯名子器字名父甯波慈谿人以成化丁未進士拜是官其所毀淫祠闔縣殆百有餘區或改為申明亭社學鄉賢祠或移其材修飾黌舍倉庾樓櫓一時百廢具興若茲嶽祠之毀公館之作特其一耳夫侯自此升矣嗣侯令吾縣者遇淫祠脫不能毀且聽民復焉侯奴走也請登諸石以賢吾侯以儀刑于來者

義塚記

楊逢春

掩骼埋胔先王之仁也環封澤枯國之制也是故全而歸之夫以教孝斂形還葬亦以引阜火葬而水瘞斯其夷也久矣干和作沴於斯為烈抑澤國苦無所之匪唯民戾逢春來牧是邑耳目所及惻爾弗寧爰求故域未之有稽也迺自郭以東貿田九十有二畝自郭以西貿田五十有四畝旋坎而登土迺與民約良者卜兆無告者歸茲土有弗率者刑之以徇越再歲此風寢息歲則大稔迺作義塚記嘉靖丙申十月之朔

東義塚九十二畝一釐二毫坐落三十保二十二畝姜字

圩西義塚五十三畝八分坐落二保十一畝列字圩俱委耆民陳表填築建立牆門一所以嚴啓閉瓦房五間為守者居之又義塚一所九畝二釐坐落六保六畝馨字圩俱免正稅

楊侯清理田賦記

周倫

國賦莫要於田均賦莫善於井井田之法廢也久矣而國之用日殷征斂之法橫焉溢出雖田之名亦棼然雜揉重者曰官田輕者曰民田賦則重輕頓相倍蓰近世仍之未之裁酌遂為成法務在取盈以足常賦不均之嘆溢於道路莫之能告也然賦莫重於蘇松崑山又蘇松之重者民

弗能勝弊源益漫宣德間周文襄公忱受命董其事而撫
綏之凡田區以領畝畝以領圩圩以字拆號以數編賦以
則定其冊曰流水圖曰魚鱗以序姓氏以正封洫於是田
有定數賦有常額其間肥瘠高下之等未遑創議歲久籍
殘胥徒倚奸規利紊亂甲乙飛詭懸蕩濫若倒瀾會計不
足則加賦於民羨積之餘則歸諸私橐遂使純良小民賦
贏而產薄產去而賦存者訟牒蝟興逋案山積監司安其
常守令制於分豪強飲利訾議沮撓欲湧滌而一新之亦
難矣同安楊侯逢春尹崑之明年洞惻民隱核之父老告
之神明力主清查之議毅然任之靡所顧避令邑民陳表

以供役遣蚤夜自勵蒐輯古圖籍稽之故額索弊端而比
之法其自首者聽發匿伏之奸釐減增之弊一圖籍可憑
燦若指掌巧者靡容其喙拙者獲饗其成計其清出之數
得米二千九百石有畸雖不能盡復文襄之舊而今日之
圖籍真後日之文獻也豈曰小補之哉或曰若之何而後
可以均田均賦以立不刊之典曰夫田固有亢而瘠有下
而瘠者亦千百中之一二也請於上責之良有司先察其
瘠之甚者而酌之而薄其賦於是盡取其餘酌而均之夫
疇曰不可俟今就辟夙駕在道者民盛信輩扳不可得請
紀其績於石以告來者

贈徐朱二君序

葉盛

君子欲行道於天下固無乎其不敬也而鄉里寔先焉夫一鄉之間有習俗焉吾善所由成有評議焉吾畏所由在奈之何其不敬也蓋自聖賢莫不皆然傳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豈有不行於鄉而行於天下者乎吾崑山古稱文獻循至我朝仕者益多有若吏部尚書余先生熈兗州知州盧先生熊山東參政林先生鍾沁州知州呂先生昭其子僉事先生旦中書舍人朱先生吉金鄉訓導前監察御史范先生從文其孝弟行於家忠誠結人主教化在學者惠澤在生民有不暇舉姑舉其

居鄉之畧言之吏部族不顯父以藝稱吏部造謁鄰曲不值輒致聲曰故余某子來拜也時以試左通政居憂官府事如不聞日惟汲汲訪其師殷強齋詩文編錄以傳出入不御輿馬兗州嘗扁舟徧村落間訪覈府誌事迹里中長老見衣冠儒者每延之上座兗州曰齒少法當居下參政華亭人訓導崑山邑之子弟一寫染之能一韻語之工即揭諸講堂之壁號於人曰是某生之為吾固不能及也沁州父子居鄉如其居官非其義纖芥不取諸人僉事卒老于貧鄉人醵金葬之范先生晚自文學休致歸閉門著書對賓客輒求是正其修譜事朱先生親友有負租抵罪者

鬻書以赴其急遇乞書法帖者欣然諾之奉以潤筆弗納也於戲老成凋謝典刑日遠後生晚出如盛等流蓋未能無媿於諸先達而於諸先達之風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此吾於徐朱二君之行雖欲不言而自不能已於言也徐君明字季昭會稽訓導朱君旻字希仁與予同舉進士諸暨浮梁兩學訓導二君同為吾崑山人同九年滿考上京師既貴而歸其鄉鄉之人重之又同蓋所謂不變塞焉者其於諸先達或為耳聞或為目見又皆同於予予故特舉鄉人之說為二君贈庶幾後吾三人而出者或聞風而興起焉寔二君有以倡之亦以信二君之道將大行于天

下也

奉行鄉飲禮序

余熯

皇帝龍飛十二載特詔天下行鄉飲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義讀書時為萬石長奉詔惟謹迺即其鄉賓禮耆英遠邇畢至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者坐以齒盛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牆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者扶歸者歌髻白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事而詠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京師求余引其端久弗克為其請益堅於戲鄉飲不行久矣黃鮐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賓

介之儀蓋百有餘年矣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世曠典一
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逸生逢盛世獲覩盛禮之行乃
能率先鄉人莪冠博帶與龐眉兒齒雍容揖讓於尊俎之
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閨門比鄉黨為勸可謂不惑流俗篤
信古道者矣世有藏鎡數百萬即為富家翁烹羊烹魚舉
觴浮白挾吳姬侍趙女絃箏搏拊歌鳴鳴以極一時之樂
焉識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亦可少愧矣使鄉
如無逸則古禮不難復而况孝弟可興風俗可厚其機一
寓於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孤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
為我謝曰聖天子在上善自律以化其鄉人他日璽書惟

汝嘉尚勉旃哉

論水利書

郝亶

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州蘇州屬邑
莫過於崑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終未見其利者其失
有六今當去六失得_行六得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
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崑山之張浦茜涇七了三塘而導
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
處者去海皆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
八尺方其水盛時決水則或入江海稍退則向之欲東導
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

開之卒無效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堤岸設官制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堤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崑山之夏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唐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導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限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州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

亭之堰不當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為蘇之患邪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竈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為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是江海陂湖之地謂

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於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為田之過也是說最為疏闊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為編戶稅所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為田增十七八萬為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承二湖崑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闊畧不過十餘里其崑山之所謂斜塘大泗黃瀆夷亭高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鰻鱸等瀆及常熟之古宅碧宅五衢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

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堦甃之遺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為名嘗求其契券以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使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岡壠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

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埭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嘗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耳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埭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耳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為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為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

也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埭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通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埭門沙堰門吳埭顧廟埭丁埭李埭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埭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埭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埭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入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埭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埭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埭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邪此治高田之遺跡

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夏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棊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於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李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

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濶壞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為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堤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堤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三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余

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渚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壩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堤岸使塘浦深而堤岸高厚塘浦濶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堤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窰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

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做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淺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有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

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
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
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
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
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
得三十四萬石之租又況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
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
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
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恩
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

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
年而治之其功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
之民已嗷嗷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
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厲間作故民勞且怨也
今或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
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
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
所以養之之道使躋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於饑餓
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調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
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

利豈可區區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邪

與顧仲瑛書

郭翼

竊見崑山人物之盛非他州所及有耆儒碩學若李季高
衛培鄭漁溪陳愛山或典章老成或經學博聞皆師儒之
宗也有文章之流若俞翠峰之超逸施林塘之風騷秦德
卿之重厚汪德載之深沈文學古之奇放馬敬常之秀麗
皆士林尤著者也若楊諱之著述盧均華之教子朱翱之
標格盧觀之淳古俞日強之文學李簡之清介又不可以
偏長而廢也士大夫之族則朱旭之好古博雅朱仲高之
倜儻愛客張心田之能書能畫顧仁山之恬退守業馬廷

玉之好文雅楊仲元之世其家易兼山之吏隱顧善夫之
墨妙及乎朱都水妻茅氏之貞節殷大章葬其祖伯堂之
盡禮書之皆可以激勵流俗而有補於名教者也鼓琴之
妙則宋尹文為之魁申屠雲巖秦德齊王彥明楊景文又
皆鏗鏘於浙操者也方外詩僧則大無外者省夢菴者理
獨間者庚西白者器大用者慶雲岫者皆齊己靈澈之流
也顏悅堂編蒲之有室柏子庭不繫之有舟寶雲海之宗
乘亮虛白之圖畫秉白雲之千林閣莊蒙泉之大寶洲方
之高僧無與倫比道士則殷在山章句可推蔡雲谷駢儷
可法張虛谷之飄然高舉楊春雲之多藝多材是又不可

以其疏遠而棄之也題詠記述則大成殿玉芝之有詩靈
慈宮餉運之有記以至齋館之銘塚墓之碣一言一詠皆
名流朝士聚精會神極其盛者又若袁子英之高節樓瞿
惠夫之壽豈堂姚文奐之書聲齋秦文仲之鶴塚張師賢
之芝蘭室呂敬夫之來鶴亭盧伯融觀雲之軒陸良貴乾
乾之室盧公武之鹿城隱居古人云境因人勝此皆一時
出羣之材其文章節槩固非泯泯默默而已者又若顧伯
衡顧子達嚴孟賓項叔馭復初皆進進而不已者誠非
它郡所可彷彿也所謂不傳于今必傳于後萬萬無一可
疑者惟執事持至公之論去常人之見念聖人才難之歎

樂春秋與善之誠無一毫嫌疑以自沮則舉仇舉子之事
不得專美於前矣

崑山縣志卷之十六

集詩

馬鞍山上方

孟郊 唐人

昨日到上方
片霞封石牀
錫杖莓苔青
袈裟松柏香
晴磬無短韻
畫燈含永光
有時乞鶴歸
還訪逍遙場

馬鞍山惠聚寺

張祜 唐人

寶殿依山險
凌虛勢欲吞
畫簷齊木末
香砌壓雲根
遠影窗中岫
孤煙竹裏村
憑高聊一望
歸思隔吳門

和前韻

王安石

僧蹊蟠青蒼
莓苔上秋牀
露翰飢更清
風蕩遠亦香
掃石

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迫近冠蓋場
峯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
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

和前韻

高啓

鳴鐘警迷方枯僧兀趺牀石姿生寒稜松子落古香殿鎖
山雨氣樓迎海暎光遙望蒼蒼城愁是車馬場
煙歛城初出潮來野欲吞危樵緣磴角倦衲憇松根剝表
藏林寺鐘聞隔海村畫龍飛去久空掩殿堂門

登玉峯

陳省華

四望平川獨一峯峯前瀟灑是蓮宮松聲竹韻千年冷水

色山光萬古同客到每憐樓閣異僧言因得鬼神功縣民
遙喜行春至鼓腹閑歌夕照中

又

范周

萬疊青鴛壓巨崑四垂空闊水天分夜光晴帶三江月春
色陰藏百里雲桂子鶴驚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聞不將
此境評張孟三百年來屬老文

又

夏元吉
戶部尚書

崑阜遙看小一拳登臨渾欲接青天神鍾二陸人材秀勢
壓三吳地位偏巖溜下通僧舍井林霏近雜市塵煙幾時
重著遊山屐來訪當年種玉仙

又

嵯峨千仞驀凌空
滄海西來茂苑東
勢轉江流三里外
翠分嵐影半城中
巖前有洞仙家近
溪口無花釣艇通
聞說幽人茅屋底
捲簾相對詠無窮

沈以潛

又

崑岡玉石未俱焚
古樹危藤帶白雲
小洞煙霞藏木客
下方簫鼓賽山君
千家居屋黃茅蓋
百里行人白露分
更上雙峯最高處
滄溟東去渺斜曛

吳寬
禮部尚書

舟中望崑山

王鏊
大學士

雲外孤峰影墮江
船頭風浪共低昂
廿年舊事空回首
山

自閒閒人自忙

還至維亭

早潮時去晚潮回
陸市巴城迤邐來
咫尺維亭看又過
人生行止信悠哉

乞崑山石

曾幾

崑山定飛來美玉山
所有山祇用功深刻
劃歲時久崢嶸
出峰巒空洞閉戶
牖幾書煩置郵
一片未入手即今
製錦人在昔伐木
友嘗蒙投繡段
尚闕報瓊玖
奈何不厚顏
尤物更乞取
但懷相知心
豈憚一開口
指揮為幽尋
包裹付下走
散帙列岫窗
摩挲慰衰朽

得崑山石

張雨 元人

昆丘尺璧驚人眼
眼底都無嵩華蒼
隱若連環蛻仙骨
重於沈水辟寒香
孤根立雪依琴薦
小朶生雲潤筆牀
與作先生怪石供
袖中東海若為藏

綽墩

周南老

談諧多滑稽
啓寵納慢侮
笑取玉環歡
拍案盲胡舞
天寶志欲滿
侈心日益蠱
宮車遠播遷
魄喪漁陽鼓
胡為王門優
有此一抔土
遂令村之氓
猶能三反語

綽墩

高啓

淳于曾解救
齊城優孟還
能念楚卿嗟
爾只教天子笑
不

言憂在祿兒兵

少卿墩

范能

少卿墩下告
功成排淪狂
流勢已平
片石豈能鐫
偉績千年
猶得紀芳名
派流震澤今
重定源比黃
河又一清
黎庶欣欣蒙
潤澤田間擊
壤樂春耕

尚書浦

范能

尚書浦口匯
成洪濬導還
能繼禹功波
影搖空星拱
北湍聲動地
水流東畊鋤
已復脩農業
灌溉何煩借
雨工從此不
須憂墊溺謠
歌千載仰清
風

過澱湖

衛涇

宋參知政事

疏星殘月尚朦朧
閑入煙波一棹風
始覺舟移楊柳岸
直疑身到水晶宮
烏鴉天際墨千點
白鷺灘頭玉一叢
欵乃一聲回首處
青山渾在有無中

澱湖八詠

孫俊 邑人

澱湖風景訝天成
水秀山明萬古情
嵐樹光中禪刹聳
鰲煙浪花堆裏客
帆輕薛澱數行征
鴈橫秋月鴈橫秋
月幾個閑鷗俗晚
汀晴波洲渚漁簑披
雪釣漁簑野田農耒帶
雲畊農耒春回楊柳搖
金色楊柳風度蒹葭作
雨聲蒹葭夜雨此景
此情吟不盡
仙遊何必到蓬瀛

寓居全吳江上

姚申之 宋進士

幅巾蕭鼓一枝筇
身在水雲千頃中
抹野亂山隨意碧
裊林霜葉可憐紅

舟泛吳淞江

盧熊

早發木蘭橈
江行趁落潮
雨分牛脊近
雲隔馬鞍遙
弟妹成疏濶
交朋竟寂寥
謾持昌歎酒
那得客愁消

烏夜村

高啓

荒村烏夜栖
忽繞月明啼
生得東家女
身為萬乘妻
至今種高樹
不遣烏飛去
居人凡幾家
愛聽啼啞啞
啼啞勿驚怪
婦開門向烏拜

崑山乘落潮夕歸

張泰

玉峰山下促歸橈東向滄洲正落潮涼滿客槎金氣應月
明仙嶠綠煙消晚江魚酒愁渾遣故里風泉興不遙悵望
美人歌獨夜賞音誰與一吹簫

慧聚寺東亭

張方平宋參知政事

夜色秋光共次寥水村籬落晚煙交拄筇回就下山路行
看斜陽隱樹梢

壓雲軒小柏

胡清

栽傍巖隈未足看謂言斤斧莫無端它時直入掄材手不
獨青青保歲寒

新遷華藏寺

易恒邑人

茲山奠海壘高處宅金仙歷劫浮圖聳經時古寺遷煙霞
深一徑樓閣近諸天翠積祇園樹蒼擎華嶽蓮巨鰲當勝
地孤鷺起平川玉氣陰晴見燈光晝夜傳空花皆是幻水
月不離禪莫景飛蓬逝餘花落照懸獨尋方外友已斷世
間緣坐久談玄理松花落塵前

夕秀軒

李乘

逍遙金地與人疏山靜風光碧有餘開築當年看錫卓焚
脩今日聽星居靈株瑞草人難識明月清風室更虛坐久
半天瓊珮響泠泠此理屬真如

東齋

前人

峭絕山根野水傍
闌干瞰水有山房
魚藏似識秋風冷
僧睡那知世路忙
金磬一聲清戀竹
石磯數級碧皴霜
恥壘未忍輕歸去
班嗣垂綸此興長

少休堂

前人

無欠無餘丈室幽
雞鳴而動晦而休
利名涉處塵塵熱
香火緣中日日秋
祇解結跏臨竹石
懶將叉手對公侯
有人來問禪宗旨
告道明明百草頭

素琴堂

郊僑 宋人

素琴之堂虛且清
素琴之韻淪杳冥
神閒意定默自鳴
宮商不動誰與聽
堂中道人骨不俗
貌勝形端顏瑩玉
我嘗

見已醒心目寧必
絲桐弦斷續嗚呼
靖節已死不復聞
成虧相半疑昭文
阮手鍾耳相吐吞
素琴之道詎可論
道人聽我語紛紛
世俗誰師古金徽
玉軫方步武虛堂
榜文無自苦

題馬鞍山寺集句

葛次仲

全吳臨巨溟皮日休 青山天一隅李頎 靜境林麓好陸龜蒙 勝槩

凌方壺李白 泓泓野泉潔韋應物 曖曖煙谷虛韋應物 攀雲造禪

扃韋應物 躋陰築幽居謝靈運 道人刺猛虎李白 復來薤榛蕪杜甫

咄嗟檀施開杜甫 以有此屋廬韓愈 側疊萬古石李白 功就豈斯

須賈島 礪石成廣殿陸龜蒙 鬼功不可圖皮日休 有窮者孟郊韓愈

過此亦躊躇孟郊賦詩留巖屏白詞律響瓊琚起錢我訪岑寂

境陸龜幸與高士俱韋應物時升翠微上李白涼閣對紅葉韋應

物岸幘偃東齋韋應物杲藥雜芬敷韋應物上方風景清白居易

華敞綽有餘白居易高窗瞰遠郊韋應物萬壑明晴初齊已賞愛

未能去韋應物頽霞照桑榆宋孝武老僧道機熟柳宗元閒持貝

葉書柳宗元秉心識本源杜甫高談出有無李白茗酌待幽客李白

頓令煩抱舒韋應物儒道雖異門孟浩然意合不為殊李白抖擻

垢穢衣白居易惟有摩尼珠杜甫餘生願依止賈島投策謝歸途

起錢

和山間壁上陳子忠

顧發

路轉山根草木香天容水色兩茫茫漁人風裏數聲笛飛

過蘆花幽興長

風蒲水荇度清香兩兩飛鳧墮渺茫目送征帆掠波去碧

天無際暮雲長

慧聚寺

周南老

梁寺依山險疊構傳鬼役殿左隨龍化遺基尚神跡雲歸

海氣昏石潤蘚花碧林壑生春陰鍾魚鳴午寂僧房見山

圖佳勝皆目擊獨有雷火篆靈異人莫識

東禪廊夜一絕

范成大

一聲黃鵠夜深歸栖雀驚鳴觸殿扉北斗半垂樓閣外風

嵩山縣志
幡直欲上雲飛

放生池

蔡仍

碧水池頭秋水深
芙蓉萬柄翠生陰
玄田種玉俱成子
琪樹開花已滿林
道士步虛蒼玉珮
仙人吹笛水龍吟
西堂風雨清無夢
隔竹聲聞搗藥禽

期頤堂

龔明之

百事如今與世違
一花一木謾兒嬉
莫欺兀兀癡頑老
曾覩昇平元祐時
不服丹砂不如芝
老來四體未全衰
有人問我期頤法
一味胸中愛坦夷

樂菴初成

李彥平
宋侍御史

老子平生百不足
菴成那管食無肉
終朝閉戶只讀書
四面開窗都見竹
投老菴居百事宜
早眠晏起不論時
更長睡足披衣坐
傾耳林間竹畫眉

夜步東寺之西

范成大
宋參知政事

人家簾幙^幕夜香飄
燈火蕭疏照市橋
滿縣月明春意好
小樓吹笛近元宵

賀樂丈南郭新居

范成大

新堂燕雀喜竹籬
挂藤蘿崩奔風濤裏
得此巢龜荷西山

效爽氣南浦供清波會心不在遠容膝何須多先生淮海
俊踏地嘗兵戈飄飄萬里道芒屨厭關河風吹落下邑楚
語成吳歌豈不有故園荒垣鞠秋莎無庸說當歸到處皆
南柯閉戶長獨卧奈客剝啄何會令蒼苔石屐齒如蜂窠
芝華亭
龔明之

誰道休祥繫上穹民心元自與天通政平訟理為真瑞何
必金芝產梵宮

范公亭

夏元吉

偶上范公亭亭幽景物清竹添新歲筍樹挂昔時藤老蠹
隨人化孤禽向客鳴闌傾不能倚惆悵下階行

玉山草堂

楊維禎

玉山丈人美無度前度虎頭金粟身未識囊中食玉法時
有座上索花人銀魚學士真成隱錦里先生許卜隣自是
君家時節好桃源風日洞庭春

書聲齋

郭翼

幽人一室開風露坐想瀛洲玉為署把書夜誦秋滿空徘徊
花影蟾蜍樹蓮葉艇子風泠泠太乙下照藜火青笙簧
萬耳洗不醒溲哉太音誰得聽

編蒲室

楊維禎

因尋老范讀書處知有前朝指柏僧黛葉寒垂千尺檜紫

花春着萬年藤摩尼珠明照神鉢琉璃椀薄涵青鏡編蒲
老子我所敬空王門中之閔曾

北山草堂

易恒

愛此幽居泉石間蒼苔門徑落花閒曾見回仙訪東老況
有草堂棲北山陰崖寒洒古冰雪晴峯曉垂新髻鬟老夫
不着登山屐十載泗園空掩關

蒼筤堂

楊維禎

解馬來登翠微閣揚舫重過寶禪林鉢衣五夜下天女廣
樂六時聞海音白金花開蒼筤樹青田雨子落娑婆陰新安
上人尚文采能作石泉西澗吟

野航軒

袁華

今日有佳集野航俯清婁酒從碧筒瀉煙向博山浮長林
樹陰密方池水氣秋蟬依從葉語魚咬落花遊睽離獲良
觀飛光為遲留

綠陰亭

郭翼

綠陰亭上夏五月瀛洲上客與俱來日出眾鳥繞屋語竹
深好花當戶開鏡裏水涵萍似粟席間雲落酒如苔更貪
賀監清狂甚艇子朝朝暮暮回

墨妙亭

衛培

宋季事性理書法悉廢置况復攻程文視此等末技豈知

古小學書乃在六藝此語非我出得自松雪公松雪學鍾
王東南多從風遂令茹筆者馮陸交稱雄善夫愛清賞什
襲護真蹟一字弗棄捐得即壽之石要令千載人摩挲同
岱嶧為石構斯亭亭以墨妙名眾帖盡適勁盤谷尤晶瑩
惜無僭耳翁作詩落其成我欲卧碑下朝暮究點畫其次
攻程文最上窮理學竊語君勿嗤那有揚州鶴

訖上人復思賢亭

項隲

上方欲訪題詩處西隱先尋結社緣洗樹雲通林下路開
窗山礙屋頭天舊遊零落晨星列勝景追思劫火年今喜
汝歸相慰藉小亭且復榜思賢

綽山亭

盛馥

綽山亭前好明月老子高情孰與同烏鵲驚飛風葉下魚
龍無出海天空州明酒色如霜白煙冷荷花濯粉紅翻似
坡仙遊赤壁更無艇子着涪翁

放鶴亭

袁華

一鶴寥寥度碧空朝辭華表暮遼東託身每遇雲林外啄
食時鳴草澤中毛骨久知神所化壽齡還與世相終曾觀
夜舞瑤臺月兩翅翩躚八極風

來鶴亭

張雨

華表歸來舊令威曉風將夢上天飛緱山借與浮丘伯一

曲瑤笙月下歸

玉山佳處

郭翼

愛汝西莊給事家繞屋山石何谿衍截江秀色發林壑平地玉氣貫虹霞佳處如居子午谷望中開遍春冬花夜涼酒醒月在海應有仙人來繫楫

玉山高處

謝應芳

神仙中人鐵笛老為爾玉山雙眼青玉山高處拄手板鐵笛醉時圍肉屏天生丹穴鳳為石東望黑洋鯤出溟一代風流有如此名齊西蜀子雲亭

釣月軒

柯九思

談笑從吾樂相過罷送迎凭闌看月出倚釣待雲生蝶化人間夢鷗尋海上盟軒居總適意何物更關情

顧仲淵栖雲軒

于立

玉峰連天向天起秀色盤桓三十里寒翠淋漓溼窗几影落明湖一泓水明湖之水清無底幽人結屋湖光裏谿南谿北花陣迷舍東舍西山鳥啼夜來東風雨一犁滿川煙霧春雲低春雲無心無定據長在幽人讀書處未肯從龍行雨去窗前且伴幽人住

鹿城隱居

倪瓚

避俗龐公隱鹿門鹿城靜亦絕塵喧釣綠水北菰蒲渚窗

崇山縣志
俯江南桑柘村書蠹字殘繙汗簡石魚銘古刻窪尊地偏
舟楫稀來往獨有煙潮到岸痕

來龜軒

袁華

昔日辟地商溪頭畏途風雪同放舟登樓見月思鄉淚坐
石觀雲憶弟愁落花芳草青春暮歸時喜蹋來時路入門
梧竹雨青青園池樹石還如故中庭有石狀若能負屨踞
石蠶生苔相驚左顧一笑粲乃是河伯使者清江來重門
扃鑰嚴且密曳尾泥塗何處入固知異物神所登卻勝余
且網中得吾聞靈龜壽綿綿摭牀一息二千年從游鳳麀
郊藪外會合龍虎風雲前舉目烽煙遍區宇巷陌銅駝委

榛莽玉山佳處屋鱗鱗鶯花春滿辛夷塢道人當軒寫來
龜邀我為作來龜詩蹇予才薄不能賦願爾子孫金印懸
累累

蒼筤軒

郭翼

清風峽上蒼筤竹個個繞軒陰滿庭秋聲夜覺煙波遠雲
氣曉拂鑑湖清親題白也尚書額好勒金華太史銘老去
幾時探禹穴與子同躡鳳皇翎

瞿惠夫南園

秦約

古鐵塘西博士家高軒瞰水築新沙階頭雨長青裳草池
裏風搖白羽花丹頰老人馴野鹿斑衣稚子弄慈鴉未應

北郭田二頃更置南樓書五車

婁侯廟

殷奎咸陽教諭

子布文武才鼎峙非本志伯言社稷臣早定西龕計霸功
照吳甸侯封啓婁地何以慰遺民於焉崇祭祀

又

袁華邑人

婁氓尚淫祀祠廟徧村墟疾病罔醫藥奔走信羣巫推牛
醜酒醴婆娑樂神虞神不歆非類傳記言豈誣聖人制酒
法有功則祀諸崑山漢婁縣舊邑禾與與婁縣名尚存在
今城東隅張昭洎陸遜封婁肇自吳桓桓孫將軍仗鉞東
南墟升堂拜昭母情好昆弟如策薨受顧命擁權運謀謨

諫獵止酣飲禮下魏使車忠言不見聽託疾歸里閭舉邦

憚威嚴卒言年八旬餘伯言雖後出智略雄萬夫權配以姪

女數數詢良圖一從呂蒙舉乃脩關羽書潛軍克公安徑

進守宜都走備夷陵城戡休夾石區相吳柄國命上疏陳

立儲赫奕兩侯功彌久而弗渝太守念婁氓報本昧厥初

淫祠既撤毀左道咸翦除改祠祀婁侯像設崇屋廬復覩

漢威儀清風肅貪污遂令此邦人車蓋相填於雨暘及疾

疫走禱來于于穹碑紀顛末大刻龍騰挈予以告來者并

解婁氓愚麗牲歌送迎萬世奠厥居

復龍洲先生墓

蘇大年

平生四海劉龍洲高卧百尺元龍樓置酒載花過黃鶴江
山依舊風雲愁區區禮樂嗟南渡江水奔流自東去英雄
潦倒竟何成留得當年舊遊處墓頭無石寫征西墓中無
金狐夜啼迷人荆棘不見路傷心禾黍秋淒淒浮雲夢境
翻今古子孫散落歸何所有酒如澆醉世人一滴誰澆墳
上土斯文契誼千載同驅除樵牧封玄宮蒼苔朽骨亦解
語何以報德酬諸公梨花寒食東風曉野煙蒼莽迷芳草
行人來往讀殘碑仰天共歎英雄老君不見五陵無樹起
秋風消沈萬古斜陽紅何如馬鞍山邊三尺墓多謝諸公
肯垂顧

又

潘純

夷門王氣橫江來秋風落盡梁宮槐鳳凰山頭駐青蓋海
門樓閣空中開五國城荒雪如席寒擁旃裘兩宮泣帛書
不繫鴈南飛衰草黃雲淡無色君臣自謂虞重華不識何
如司馬家鳳笙龍管將進酒玉闌羯鼓方催花白頭遺老
空惆悵鐵鎖長江幸無恙獄中誰抹岳將軍人間知有秦
丞相搢紳之士皆汗顏山林氣壓居庸關那知義膽忠肝
者弗在貂蟬玉珮間何人好事高千古愛此淳風似鄒魯
咸陽寂寞漢諸陵慚愧劉郎一杯土

題劉龍洲易蓮峰二公墓

陳諤

龍洲志
改之太初墓相望玉峯南同是廬陵客皆年五十三高風
凌峭壁清韻薄寒潭回首幽冥路雙碑空翠嵐

又

沈周

龍洲先生非腐儒胸中義氣存壯圖重華請過補缺典一
疏抗天肝膽麤中原喪失國破碎終日憤懣夜起呼往籌
恢復詣公衮論矛聽盾事大殊芒鞋破襪世途澁荆棘短
劍秋風孤登高聊且賦感慨江山故在英雄無權門欲招
腳板硬顧逐詩朋兼酒徒尋常一飲空百壺賣文贖券黃
公鑪酒豪便欲踏東海故人留崑亦須臾玉山固是埋玉
地歲惟三百骨已枯三朝封樹載起廢人重風節非人驅

嗚呼人重風節非人驅龍洲龍洲真丈夫

又

顧恂

龍洲志節何催鬼酒酣曾上梁王臺少年激烈負奇氣憂
時懷抱難為開平生愛探山水窟虱肩斗酒江東來高歌
不放酒杯歇欲洗萬斛胸中埃賈生有策不爾用淹留竟
使成遺才一片青山掩黃土半函白骨埋蒼苔我欲登臨
訪遺跡白楊風急清猿哀

王御史墓

殷奎

御史春秋學脫略專門陋見諸行事間大用亦未究氣直
沮權相憂深曠儲副使墓匪為眩所思在耆舊

崑山縣志
李侍御墓

殷奎

李公讀論語探道悟淵微政推守令最名重諫諍司生平
信跌蕩之死氣不衰表樹限樵牧善政故在茲

李節婦詩

并序

張紳

崑山李節婦傳國子學潛夫陳先生所作也余嘗居崑山
惟聞有王節婦不知有李氏蓋王素多貲李甚貧鄉里不
為之表白故不見稱於人人天下之無聞於世者多矣今
制天下郡縣立申明亭以罰惡繼又立旌善亭以賞善余
見申明所列姓名甚多而旌善獨無一人豈真無其人也
人之不樂稱人之善邪為賦崑山五章章四句

崑山之陽有玉温兮惠也如玉不可焚兮
崑山之陰有石儼兮惠也如石不可轉兮
上有別鶴巢於山松鶴唳皎月松號悲風
上有孤鸞棲於山柏鸞翔閒雲柏老積雪
松柏可摧鸞鶴可伍惟此玉石勒名千古

曹節婦

王達善

夫死西江外妾居東海邊秋燈成獨守夜月不同圓一室
生涯淡清風節操全信知天有報家業賴兒傳

顧烈女

龔詡

不肯偷生願殺身死餘方信此情真誰知泰華高名節卻

崑山縣志
屬閭閻小女人已了一生心不愧永傳千載氣常伸世間
多少男兒輩尚負忠君與孝親

崑山初秋觀稼回縣署與同寮及示姑蘇幕府

張方平

邑民三萬家四邊湖海遶家家勤穡事市井商遊少薦歲
逢水沴飢勞何擾擾我來忝撫字見此心如搗去秋僅有
年高田尚停潦今幸風雨調皆話天時好春喜鵲巢低夏
更蟬聲早吳民以此候 荻船架參差葑岸營迴繞執插暮
更急車聲轉清曉紡筥猶挂壁何暇張魚鳥我時行近郊
小艇穿萍藻渚長葭亂深野沃祀稷倒孺子遠餉歸閒暇

顏色飽預喜省敲笞租賦可時了歸來軒館靜曠蕩盈懷
抱衙退人吏散庭廡閒窈窕露篠映孤亭風荷動幽沼置
身木鴈間茲焉願終老顛厥蹶走榮利況余拙非巧鱸膾飯
紫芒驚脂酒清醕紫芒驚 脂稻名 悵然懷友生虛齋為誰掃

崑山呂正之三男子連中神童科蓋奇事也次嚴別

駕韻

葉衡

三秀標姿穎不凡姓名聯列紫薇間已知鳳穴梧棲穩誰
謂鵬程雲路艱孔釋當年親抱送由莊逸駕定追攀發揮
更有文章伯高壓淮南大小山

費復初政蹟詩

柯九思

漢朝方重二千石黃霸今稱第一人駟馬雙旌煩出守鳳
凰五色或來馴大田黍稌豐年樂泮水絃歌此日新退食
歸來閒暇甚青山滿郭又行春

送衛狀元著作提舉淮東

樓鑰

通泰牢盆巨海濱官家專欲用儒臣淮南草木生顏色又
見龍頭第一人

羨君持節拜庭闈未老雙親着綵衣若遇蓋公煩問信坐
曹日念舊遊稀

屢從尊酒接從容叔寶風姿照座中它日相逢年益老棊
壇尚可角雌雄

提刑察院王文挽詞

葆

范成大

喻蜀三年戍還吳萬里船雲歸雙節後雪白短檠前百世
春秋傳十丘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凌煙
日者悲離索公今又眇冥門人辦韓集子舍得韋經此去
念築室空來聞過庭平生無路見終古泣松銘

挽殷孝伯

易恒

已矣殷文懿由來德業優士評先月旦書法老春秋醇酒
心俱醉明珠價莫酬修文從地下空憶舊風流
慨彼斯人已天胡不假年還鄉惟旅櫬載道有遺編雲斷
千山外天低一鴈前難兄有難弟大葬得歸全

郎官柏

張和

君不見河陽花胡馬蹴踏餘塵沙君不見柳江柳一夕霜
風變枯朽何如羅侯種柏盈吾崑佳氣鬱鬱山長春草間
翁仲仰深庇泉下髑髏懷至仁層陰扶疏覆荒土夜半精
靈作人語喬柯秀拂寒空雲黛色遙連翠微雨穹碑用表
吳民情大刻遂著郎官名我歌狂歌頌侯德千載芳聲播
南國

里人周壽誼 年一百十六歲

顧鼎臣

吾崑周壽翁生宋景定間閱世訖元錄重逢昌運還高皇
御宸極詔接開龍顏醴食賜大官復家丁役蠲郡國飲庶

老尊齒無與肩身稟松柏姿眼見陵谷遷逍遙考終日高
邁虞帝年靈根鬯枝葉期頤到曾玄俛仰極今古茲慶非
偶然豈直瑞聖朝庭階產芝蘭起家致青雲風采北臺端
振振麟有趾峩峩豸為冠世壽名高堂肯構日以完飛翔
玉山陽照映婁江干江山壽無極嘉名同弗刊為語堂中
人永懷仁宅安

巴城謝氏 年一百五歲

顧潛

坐閱昇平不出村同時女媧更誰存耳中已歷十朝帝膝
下今看五代孫茶竈火深煨芋栗茹簷日煖牧雞豚人生
過百真稀見莫恠桴舟遠到門

讀鄭宜君傳

周恭

六十年間事開緘思凜然忠臣無亂世烈女有芳年骨已
香泉壤名猶照簡編月明有狐兔羞過墓門前

